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五〇・史部・史評類

讀通鑑論三十卷末一卷（卷十四至卷末）〔清〕王夫之撰……………一

宋論十五卷〔清〕王夫之撰……………三五

茗香堂史論四卷〔清〕彭孫貽撰……………四九七

閱史鄰視四卷續一卷〔清〕李堪撰……………六六七

明史十二論一卷〔清〕段玉裁撰……………七〇七

讀通鑑論二

〔清〕王夫之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氏金陵節署刻船山遺書本影印
原書版框高一九五毫米寬二五六毫米

衡陽王夫之議

哀帝

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竊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營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維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惟信之爲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答之者而舉國驚憂係綽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

讀通鑑論卷十四

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興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吳兩淮之眾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維繕城郭修塢戍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遷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而外而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商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強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

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鷲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通以相吞而唯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強夷之心馳於江介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也

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爲所生周太妃服三年則過既而欲服期是已江霽執服總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總乎爲人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

讀通鑑論卷十四

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紊大綱而違公義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死而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戕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艸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霜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

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為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誦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為帝之桎梏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保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符堅之世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豎疆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三□□□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為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

讀通論卷十四

主

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尚殊方而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隘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衍巧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浸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

以農圖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類為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為已亟者也乃其氣恆與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為商可以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為之聾目為之眩心為之奔氣為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而賊者也而能溺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利之塗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

讀通論卷十四

中

之津液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之亂□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為其最夷狄賁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帝奔

慕容暉罷隴戶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二十萬戶為權貴所蔭不受公家之役民戶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瘠甚矣蓋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資部族之強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為己有舊矣故障從悅綰之請糾擿還郡

縣而舉國怨怒然時之亡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
既非罷廢戶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
故付堅假仁義以動眾而席捲之則悅綰之言亦憾其不
以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為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
以給天下之用而衛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開而
為盜賊者中涓也賊賊也憤帥也勳舊也皆頑民餘卒之
所依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劉忠宣一搜隱占之禁旅
而怨謗已騰卒致撓敗君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
並進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浮言胥動者何哉
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會
不如慕容暉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慎於始且不能持於
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
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

讀通鑑論卷十四

五

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充料之驗矣充曰晉之廷臣必
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
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
昱不能自強而徒畏人之軋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嗚呼人
之瑣尾而偷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難也畏
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
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阜平湖落網門颺

讀通鑑論卷十四

六

驕塊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為憂耳溫而
舉燕其算不算亦未可知也為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
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靜正
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違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
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
拾芥矣庸主庸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姊尙能安
於位以有為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
怨且深其輕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
之速也晉必移社於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
怨徒為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為天下僂晉宋如

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給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
公護其非雅德君子所為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
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為不足有為而不歸
晉將謂付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
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
定天下之畧則因溫以歸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
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

貴耳幕容垂弁秦幕容評以鬻新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符堅之不欲殺垂猛豈能聞之而徒爲撓亂思其已矣其誓三軍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給無知之稚子而陷其死商軼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簡文帝

簡文爲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然不相爲援蓋其惡溫而忌之風也既惡溫矣抑不能樹

謝通鑑論卷十四

七

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甚之而猶攤立之以爲是可談笑而坐壤之者也蓋至於聽溫之振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存焉者矣帝奔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文既不能折之以衛奔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遠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己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即令己殺而溫篡亦可無咎於天下乃雖覲然南面而旋顧天年位與壽皆朝露耳等死也爲晉恭奔順之飲醢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

力爲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也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遣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闇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溫不忘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爲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唯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

謝通鑑論卷十四

七

之詔惟簡文篤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在廷臣欲待溫處分太子既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闇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爲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慨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不足爲深憂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因不在廼隱而在葛藟晉祚未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

者無簡文則雖十歲嬰兒而不能專固在諸賢局量之中而弗能躍冶雖決裂而成乎寡亦必有以處之矣

嗚呼人苟移情於富貴而沈溺以流焉何所不至哉天子之尊四海之富亦富貴也爵之秩百金之獲亦富貴也垂至於死而苟一日得焉猶埋心引吭以幾幸之不知其何所爲也不知其何所利也垂至於死而不已人而不仁將如之何哉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大耋矣何乎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竝忘其嗟而埋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弋獲矣有涯之日月廢鼓缶之歡營營汲汲笑罵集於厥躬而不恤簿尉一天子百

讀通鑑論卷十四

九

金一四海也人盡如馳塗窮焉而後止嗚呼亦何所不至哉王敦桓溫皆於老病奄奄且暮且死之日而謀篡不已以爲將貽其子孫則王含王應奴隸之才敦已知之桓熙弱劣元方五歲溫亦知之矣王導知敦之將死起而討敦王謝諸賢知溫之將死而坐待其斃敦與溫亦何嘗不自知也其心曰吾一日而居天子之位雖死猶生嗚呼天下之不以敦溫之心爲心者吾見亦罕矣哉孟子曰萬鍾於我何加焉宮室之美妻妾之奉窮乏之得我失其本心雖然猶人生之有事也至於奄奄垂死而三者皆不任受然且鼓餘息以蹶起而圖之是何心哉一念移於不仁內忘

其心外忘其名沈湎淫溺自不能已而不復問欲此之何爲也謀天下者曰簿尉之秩百金之獲何足以死求之也謀簿尉百金者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奉何易求焉吾所求者且暮未死而可得也而不知其情同矣易地則皆然也幼而忘身以貪果餌長而忘身以貪溫飽相習相流愈引愈伸而不可中止自非立志於早以名義養其心而生惻怍未有老死而能忘者也苟不志於仁勿怪亂臣賊子之怙惡以沒身也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

漢儒反經合道程子非之謂權者審經之所在而經必不可反也於道固然而以應無道之世則又有不盡然者母后之不宜臨朝豈非萬世不易之大經乎謝安以天子幼冲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灼然其爲反經矣王彪之欲已之而安不從彪之之所執者經也安之所行者權也是又反經之得爲權也桓溫雖死揚豫江三州之軍事桓冲督之冲不終逆而克保臣節世遂以忠順歸之夫冲特不爲王含耳含之逆於未敗之前已有顯蹟溫死人心乍變郗超之流折伏沮喪惡知冲非姑順其以繫繫人心而徐圖之邪且冲果有懷忠效順之情當溫存目冲固與相得而爲所付託者何不可以規溫而使守臣節則冲之無以大異於溫審矣若溫既亡而或說以誅逆時望冲不聽者不

能也非不爲也王謝諸賢非劉隗刁協之倫匹溫且不敢決於誅逐沖亦量力而止耳外人遠信其無他謝安固察見之而不早有以制之哉奉太后爲名以引大權歸己而沖受裁焉安蓋沈思熟慮執之堅固而彪之不能奪也或曰安爲大臣任國之安危則任之耳何假於太后曰晉之任世臣而輕新進也成乎習矣王導之能秉政也始建江東者也庾亮后族也何充則王導所引重而授以政者也平穆帝之世權歸桓氏非一日矣謝安社稷之功未著而不受託孤之顧命其兄萬又以虛名取敗安之始進抑受相溫之辟雖爲望族無異於孤寒時望雖隆而蔡謨殷浩

謝安傳

十一

情以虛聲貽笑固羣情之所不信而乍秉大權桓沖之黨且加以專國自用之名而無以相折則奉母后以示有所承亦一時不獲已之大計也或曰安胡不引宗室之賢者與己共事而授大政於婦人邪曰前而簡文之輔政其削國權以柔靡已如此矣後而道子之爲相其僭帝制以濁亂又如彼矣司馬氏無可託之人所任者適足以相撓固不如婦人之易制也此之謂反經而合道又何傷哉雖然王彪之之議不可廢也安雖不從而每歎曰朝廷大事王公無不立決服其正也甯經以爲權權之常反經以行權權之變當無道之天下積習深而事勢違不獲已而用之

一用而不可再者也故君子慎言權也

太元元年謝安錄尚書事除度田收租之制度田收租者晉之神政魯宣公稅畝之遺弊也安罷之可謂體天經以定民制矣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士人者以時生者也生當王者之世而生之厚用之利德之正待王者之治而生乃遂則率其力以事王者而王者受之以不疑若夫土則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興代廢而山川原隰不改其舊其生百穀卉木金石以養人王者亦待養焉無所待於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故井田之法私家八而公一君與卿大夫士共食之而君不敢私唯役民以

謝安傳

十二

助耕而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助徹者殷周之法也夏則貢矣貢者非貢其地之產貢其人力之所獲也一夫而所貢五畝之粟爲之制耳曰五十而貢者五十爲一夫而貢其五也若夫一夫之耕或溢於五十畝之外或儉於五十畝之中爲之一易再易萊田之名以寬其征田則自有五穀以來民所服之先疇王者惡得有之而抑惡得稅之地之不可擅爲一人有猶天也天無可分地無可割王者雖爲天子天地豈得而私之而敢貪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爲己土乎知此則度而征之者人之妄也不可度而征之

者天之體也此之謂體天經矣以治民之制言之民之生也莫重於粟故勸相其民糴務本而遂其生者莫重於農商賈者王者之所必抑游惰者王者之所必禁也然而抑之而且張禁之而且儉王者亦無如民何而惟度民以收租而不度其田一戶之租若干一口之租若干有餘力而耕地廣有餘勤而獲粟多者無所取盈竄廢而棄地者無所蠲減民乃益珍其土而競於農其在疆豪兼并之世尤便也田已去而租不除誰敢以其先疇為有力者之兼并乎人各保其口分之業人各勸於稼穡之事疆豪者又惡從而奪之則度人而不度田勸農以均貧富之善術利在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三

久長而民皆自得此之謂定民制也太元之制口收稅米三斛不問其田也不禁兼井而兼井皆息舉末世之制而除之安之宰天下思深而道盡復古以型今豈一切苟簡之術所可與議短長哉

荆湘江廣據江東之上流地富兵強東晉之立國倚此也而權姦內逼邊防外置交受制焉亦在於此居輕而御重枝強而幹弱是以權臣窺天而思竊庸人席富以忘危其不殆也鮮矣上流之勢以趨建業也則易王敦桓溫之所以莫能禦也以度楚塞爭淮表也則難舟楫之利困於平陸守險之長誦於廣野庾亮桓溫之所以出而即潰也謝

安任桓沖於荆江而別使謝元監江北軍事晉於是而有北府之兵以重朝權以圖中原一舉而兩得矣安詠詩而取討譙遠猷之句是役也可不謂譙猷之討遠者與江北河南之眾紀瞻嘗用之以拒石勒而石勒奔祖逖嘗用之以禦汝維而汝維復所以不永其功者王導之弗能任也導之弗能任者專任王敦於上流而不欲權之分也紀瞻一出而不繼祖逖始成而終亂王敦桓溫乃挾荆湘以與晉爭內亂而外荒積之數十年矣安起而收之雖使桓沖牧江荆而自督揚豫北府兵彊而揚豫疆於江荆勢之所趨威之所建權歸重於朝廷本根固矣況乎中原南徙之

讀通鑑論卷十四

十四

眾尤多磊落英多之士重用之以較楚人之儼而可蕩者相什百也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室非競以戶庭也安於是而知立國之要規矣故淝水之役桓沖遣兵入援而安卻之示以荆江之不足為輕重而可無藉於彼沖其能不終乎臣節哉宋高秦檜之愚也憂諸帥之彊而不知自強殺之削之而國以終敝檜死張浚任恢復而敗潰於符離無可用之兵也此殷浩之覆轍也謝元監軍江北擇將簡兵六年而後用之以敵苻堅於淝水非一旦一夕之效矣

先王之教觀文匿武非徒以靜民氣而崇文治也文可觀

武不可觀不可觀者不可以教教之而武黷黷則衰苻堅
作教武堂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諸將狄道也而適
是以亡其爲狄道者獎武以蕩人心而深其害氣言治者
或知其不可矣而妄人猶以迂疏謂之其適足以亡也則
人未有能信其必然者善哉岳武穆之言曰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武而可以教教者哉教之習之其志玩其氣矜其
取敗亡必矣兵之所向者勇勇非可教而能者也所重者
謀謀非可豫設而爲教者也若其束伍之嚴訓練之勤甘
苦與其之以得士心則取之六經而已足其他詭譎不經
而適以債軍殺將者則陰陽時日壬遁星氣之嘖嘖多言

諸通鑑論卷十四

十五

非可進而進可乘而不乘以鬼道敗人之謀者也至於騎
射技擊之法雖可習焉而精於態者不給於用口授而目
營之規行矩止觀天畫地疑鬼疑神以沮其氣而蕩其心
不敢何待焉自非狂狡虛妄之士孰敢任爲之師自非市
井亡賴竄身十進之徒孰樂爲之弟子官爲之制妄人嘗
試焉祇以亂天下而武備日以玩而衰苻堅之好虛名而
無實用若此類者眾矣國破身死而後人猶效之愚不可
殫一至此乎

桓冲死謝安分荆豫江三州以授諸桓桓元之禍始於此
矣安之慮桓氏已熟矣折桓冲而令其無功魏死其勢可

以盡削桓氏之權以獎晉室然而爲此者自以父子名位
太重桓氏以口實不得已而平其怨忌也夫桓氏亦豈
以私怨怨安而危安者乎憂不在桓氏而在司馬道子王
國寶也二姦伏於蕭牆蠱孝武以忌安而不足相勝則
必假手桓氏以啟釁主昏相妒以周公之聖且不能塞不
利孺子之口而況安乎故以知安之於此有大不獲已者
在也所任者石虔也石民也伊也以爲差愈於元而可免
於亂然而終不能免則安窮矣雖然安豈遂無道處此以
保身而靖國乎安秉國政於此十年矣太后歸政而已錄
尚書八年矣夫豈晉廷之士舉無可大受之人材使及早

諸通鑑論卷十四

十六

而造就之以儲爲國之柱石者冲死之後內不私之於子
弟外不復假於諸桓君無可疑相無可諉而桓氏亦無所
倚以爭權安之識早弗及此也則臨事周章亦其必然之
勢矣量不固而慮不周有靖國之忠而憫於大臣之道安
不能免於責矣鵬鵬之詩曰既取我子勿毀我室周公長
育人才之心至於疑謗居東而哀鳴益切人才者大臣之
以固國之根本者也時未有賢則教育之不夙也不此之
務惴惴然求以弭謗而貽國家之患可深惜也夫

問次於學者也問之道尤重於學也三代以下於學也博
於問也寡三代以上於學也畧於問也詳故稱舜之大知

好問其主矣雖然學者自爲學也問待人而其塗有二有自問者有問人者自問者恐其心之所信非其身之所宜身之所行非其心之所得處事外者公理之衡也不問而不我告問而猶恐其不我告焉孜孜以求之舜之所以爲大知也聖之津梁也問人者舍其是非而求人之是非舍天下之好惡而求一人之好惡察焉而愈昏詳焉而愈謬君子之喜怒有偏者矣小人之愛憎未有不私者也急於求短以疑其長亂國闇主猜忌之臣所以惑焉而自奪其也愚者之狂藥也夫人之心行有小畧而大詳者有名而實潔者有迹詭而心貞者君子於此鑒之眞信之篤

讀通鑑論卷十四

七

不忍求人於隱曲抑不屑也而流俗之口好摘舉以矜其慧辨姦邪之醜正者勿論焉不擇人而問之則善惡互亂有所偏任則譏閒行問之君子則且對以不知問之小人則盡言而若可倚於是而賢才之心疑畏而不爲用姦僞之士塗飾以掩其惡則有譏不見有賊不知皆好問者之所必致矣居官而敗其官有天下而敗天下必也故曰愚者之狂藥也舍其躬之得失不考鏡於公非日取人之貞邪待左右以爲耳目其亡速於桀紂不亦傷乎范滂爲豫章太守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是道也不自問己過而問人以警爲聰之道也徐邈

賁之曰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善惡倒置譏諂竝進可不戒哉治道學術斯言盡之矣

有才皆可用也用之皆可正也存乎樹人者而已矣操樹人之權者君也君能樹人大臣贊之君弗能樹人責在大臣矣君弗能樹人而擧大臣以弗能有爲大臣有辭也君不令而社稷之安危身任之康濟之功已著見而爲天下所倚重乃及身而止不能樹人以持數世之危俾免於亡大臣無可辭矣王導謝安皆晉社稷之臣也導庇其族而不能公之天下故庾亮得而問之然其沒也猶有郗鑒王彪之謝安以持晉室之危雖非導之所託而樹之者猶導

讀通鑑論卷十四

八

也安以族盛而遠嫌不私其子弟可矣當其身而道子以亂迨其後而桓元以篡廷無端方嚴正之士居端揆以鎮姦邪不於安責將誰責而可哉老氏曰功成身退天之道安學於老氏者也故能以力建大勳之子弟使遠引以全名而宗族雖有賢者皆無列於朝右以是爲順天興廢之理與夫君子之進也有先之者其退也有後之者退而無以後之則已成之緒與身俱沒而宗社生民不被其澤既已爲公輔建不世之勳則宗社生民卽厥躬之休戚矣全身而避名知衰而聽命抑豈所謂善退者哉退之難於進也久矣未退之日而早爲退之地非樹人其何以退乎或

曰時未有人也夫王雅王恭殷仲堪王珣之徒躁而敗者望不重也養不純也養其剛烈之氣繁括以正之崇其位望以止其浮夸此諸人者固皆可用而皆可正者也安弗能養以戢其驕授之昏濁之主以導於詖於是乎輕標以從主之私而激成上下相爭之勢安存而政已亂安沒而國已傾則舉生平之志操勳名與廟社河山而消隕安之退一退而無餘矣天之道功成而退春授之夏冬授之春元氣相嬗於無垠豫養其穉而後息其老故四序循環而相與終古老氏不足以見此而安是之學也史魚不能進蘧伯玉死以爲慙此則老氏所謂死而不亡者也

讀通鑑論卷四

十九

慕容寶定士族舊籍分清濁閥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而士民嗟怨□□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興者以德仁繼其業以威力興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冠而爲時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竊亦嚴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終尙乎威力猶一致也紬其威力則威力既替矣竊其德仁固未足以爲德仁也父驢母馬其生爲廐羸則生絕矣相雜而類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自苻堅之敗北方瓜分而雲擾各恃其部曲以彈壓士民而用之無非濁也純乎濁而清之清者非清濁者失據人民不靖部曲離心不亡何待焉雖然天下之濁極矣威力橫行而貧弱無告固不可

以永也慕容氏以亡而拓拔氏承之以稍息驗禍汗歲之氣相延相俟以待隋唐則寶取亡之道又未必非天下之生機也士民怨之彼士民者又惡足與計恩怨哉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或曰不及五世而無餘君子深悲其後也永嘉之亂中原淪陷劉琨不能保其軀命張駿不能世其忠貞而汾陰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劉石苻氏者數十年姚興稱帝於關中禮徵薛彊授以將軍之號遂降興而導之以取蒲坂悲夫志士以九族殉□□經營於鋒刃之下貽子孫以磐石之安□□之澤而子孫隕落之也虛名小利動不肖之心魂而忘其祖

讀通鑑論卷四

二十

父彼先世英拔峻毅之氣怨恫於幽而子孫或且以爲榮焉有如是夫姚興之盛也不如苻氏其暴也不如劉石遲之數年而興死矣亂滅矣拓拔氏尤能容我而無殄滅之憂者俟之俟之隋興而以清白子孫爲□□之士民豈遽不可然而終不及待也一失其身而歷世之流風以墜前之人亦自靖而已矣追憶我後哉深陽史氏以建文舊臣三世不入庠序而史鑑之名凌王鑒而上之何史氏之多幸也

文帝

之亡類亡於淫昏暴虐之主而晉獨不然前有惠帝後

自安帝皆行尸視肉口不知味耳不知聲者也與子之法
定於立適二君者皆適長而豫建爲太子宜有天下者也
廢之而更立支庶之賢者則抑凌越而爲篡倫之數雖
然爲君父者苟非龍變專以喪元良念宗社之安危亦奚
恤哉抑非徒前君之責也大臣有社稷之任固知不可而
遷賢以更立焉自靖而憂國如家者所宜然也乃惠帝之
嗣也衛瓘爭之矣和嶠爭之矣賈氏飾僞以欺武帝而武
帝姑息以不決若安帝則上下無異辭而坐聽此不知寒
飢飽者之爲神人主夫孝武之淫昏誠無百年之慮矣
而何大臣之漠然不念也司馬道子利其無知而擅之固

讀通鑑論卷十四

主

已王恭猶峻峻者而抑緘默以處此也何哉恭方與道子
爲難恐道子執廢適以爲名而行其誅逐天下不知安帝
之果不勝任而被恭以逆名恭所不敢任也道子爭權而
人皆懷貳豈徒恭哉謝安且不敢任而抱東山之志舉國
皆皆授天下於盤臂而晉以亡天也抑人任其咎矣夫安
功在社稷言卽不庸而必無廢宗之禍何恤而不爲君父
任知罪之權若恭也與其稱兵而死於劉牢之手也則
何如危言國本以身殉宗社乎見義不爲而周章失措則
不勇者不可與託國信夫

公論者朝廷之柄也小人在位天下未聞其惡外臣未受

其傷而臺諫爭之大臣主之斥其姦而屏逐之則臣民安
於下而忘言卽其擊之不勝而四方猶靜處以聽知朝廷
之終有人而弗難澄汰也如是則不保國之無姦邪而四
海無爭衡之禍公論之廢於上也臺諫緘唇大臣塞耳惡
已聞於天下而倒授公論之柄於外臣於是而清君側之
師起而禍及宗社劉隗刁協以苛刻失人心而王敦反庾
亮以輕躁損物望而蘇峻反晉廷之臣未有持片辭以與
隗協亮爭者貽疆臣以犯順宗社幾亡固有以召之也然
猶曰隗協之持論非不正也庾亮之秉心非不忠也若夫
司馬道子王國寶荒淫貪穢灼然爲晉之盜賊孝武雖與
同昏既而疑忌之疏遠之矣乃在廷之士持祿取容無或
以片言摘發而正名其爲姦邪者於是而外臣測國之無
人以激其不平之氣王恭殷仲堪建鼓以鳴而不軌之桓
元藉之以逞公論操於下而朝廷爲養姦之淵鼓天下靡
然效順於逆臣誰使之然邪或曰道子帝之母弟國寶居
奧突以交獎未易除也夫苟懷忠自靖則以頸血澣姦邪
而何憚於疆禦道子者尤昏庸而弗難控制者也孝武崩
國寶扣宮門求入王爽拒之則止矣王恭反車充以危言
動之國寶卽解職待罪而道子弗難殺之矣是可鞭箠使
而銜勒馭者也孝武疑道子之專而徐邈進漢文淮南之

讀通鑑論卷十四

主

郭說國寶就王珣與謀而珣猶有卿非曹爽之游詞在廷之臣胥若此矣遠邇憤盈之氣決發以逞非特恭與仲堪即桓元之蓄逆不可揜而天下從之以風靡勢之所必至也謝安沒而晉無大臣謝安爲門戶計以退處而晉早無親臣矣諫諍之職久廢士相習於迂緩相尚以苟容晉更不得謂有羣臣矣方州重於朝廷是非操於牧督相尋而亂終六代之世假趙鞅晉陽之名以行篡弑至唐而後定故言路者國之命也言路蕪絕而能不亂者未之有也割地以封功臣三代之制也施之後世則危亡之始禍矣而割邊徼之區以與有功之會書尤烈焉古諸侯之有國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主

自其先世而已然安於侯服舊矣易姓革命而有所滅以有所建授之於功臣而大小相錯同姓異姓庶姓相間互相制而不相下抑制其貢享觀問之禮納之於軌物而厚用其材則封殖自大以窺伺神器之心無從而作然而荆吳徐越抗顏以亂中夏高宗僊於三年宣王勞於南伐迄春秋之季愈無間日矣自秦罷侯置守而天下皆天子之士矣天子受土於天而宰制之於己亦非私也割以與人則是私有而私授之也邊徼之有閒地提封不得而畝之疑爲委餘而不足惜然而在我爲委餘者在彼爲與區經理其物產生聚其人民未有不爲我有者也拓拔氏以秀

容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氏之憂而國因以亡非千秋之明鑒也乎州之棄二百餘年而禍發不救胡未之考也或曰荒遠之士委諸其人若蜀滇黔粵之士官雖有叛者而旋滅其何傷非也蜀滇黔粵土夷之地本非吾有也羈縻之而已世其土服其官彼亦有保宗全世之情而不敢妄以逞一逞而固有反顧之心戀其棧豆則迫而攻之也易若土已入我職貢而以驍悍爲我立功矣取非其所世有者裨益之而長其雄心其始也微幸而無所恤其繼也屢進而無所止一有怨隙乘事會以狂起其尚有所顧忌乎拓拔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主

氏虛六鎮不爲郡縣自秀容川始也禍之所必生也棄地棄其國爾有爽與

多故言兵者競起兵不可以言言者也孫吳之言切勢近於事理矣而當時用之偶一勝而不足以興讀果有能制勝者也況其濫而下者乎道不足則倚正則倚勇勇不足則倚地地不足則倚天天下不足則倚鬼則敵知其舉無可倚矣倚鬼則將吏士卒交死者知其無成而心先亂愚者幸其有成而妄死以殉術士巫覡之妖未有免者然而術士淫於言兵者之口其說炙轂其書汗牛天下